

追憶白崇禧將軍

謝康

前言

白崇禧健生先生棄世，今屆十週年，我參加朋友們所發起的一個紀念會，於六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台北陽光普照，和煦如春之晨，專誠到六張犁回教墳場，白氏夫婦合葬的墓園致敬。戰略名賢，一棺俠骨，五丈原隕落將星，似能使復興基地山川增色。

昔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余亦因之而有感！是日登山祭弔之親友，俱未能作太上之忘情。人惟求舊，逝者如斯。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亦已成隔世。浮生若大夢，夢醒有時；往事付煙雲，當不無塵跡飄零之慨。展墓歸來，輒復弄墨，爲「中外雜誌」讀者先生提供一些未滲過水的原始真實資料。雖稍嫌瑣屑，亦當年時局攸關之大事記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桂林白崇禧將軍卒於台北松江路府第，享壽七十四歲，迄今正是他逝

世的十週年。他一生的功勳志業，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外報章雜誌，和他身後的「榮哀錄」多有記載。絕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備述。而且他底事蹟，大概年紀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會知道，不必贅敘。何況我不是歷史家也不喜歡寫所謂傳記文學來歌功頌德，更不願學韓昌黎替死人作墓誌銘或神道碑之類的諛墓文章。我這裏，只對所認識的白健生先生寫出一點兒回憶而已。

說到我和白先生年齡相差不到十歲，但不能說是他的同輩朋友，因為他的地位，使我不敢「高攀」；我心中只認為他是「鄉先達」。我也不是他的部屬或間接地做過他的部下，因為我是文人，他是武人。民十八年以後，他曾經是統治廣西的一個「家長」（許多人如此認定）。但我在歐洲，也並非這個「系統」裏面的一個「成員」。我雖在廣西做過事，但所辦的多是教育（由小學到國立大學），却不在他底權力管轄之內。我在省外求學和做事的時間比較長，也從未利用他的社會關係，謀得一官半職，或抬高自己的地位。

那麼，我和白先生到底有什麼關係呢？我想第一、我們是廣西同鄉；第二、是國民黨同志，民國十三年入黨，都是總理孫公的忠實信徒；第三、同是國民大會中的區域代表，如此而已。

阻唐繼堯有關大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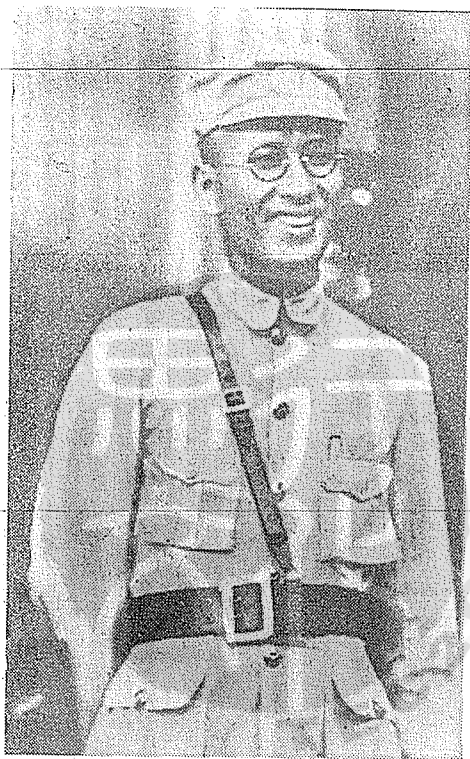
我認識白先生是在國父逝世不久的時候。那時我是柳州中學卽省立第四中學的校長，在柳慶兩府所

屬十四縣教育界裏面，地位是最高的。當國父即孫大元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傳到西南各省時，在名義上是副元帥而遲遲不肯就職的唐繼堯，忽然心血來潮，要假道廣西，帶兵到廣州就任副元帥並代行大元帥職權，想一舉而成爲西南各省和國民黨的最高領袖，這是他所打的如意算盤。那時候廣州方面的大元帥府，（總參議胡漢民代行）中央黨部正醞釀組織國民政府，表示不歡迎唐繼堯來做大元帥；廣西方面也很懷疑滇軍的誠意，因爲害怕他們會趁機佔領廣西，據爲己有。於是，接受廣州方面的意見，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會商決定抵抗滇軍，不讓他們假道。但是滇軍的行動，相當迅速。一路由唐繼堯的弟弟唐繼虞率領的，已抵達柳城的沙埔墟附近（沙埔離我的鄉村，約二十華里）。另一路由龍雲率領，已攻佔廣西省會南寧城，然後兩路大軍齊頭併進形成鉗形攻勢，擬會師梧州，聲威頗爲壯盛。不過這些戴紅帽子的滇軍（俗稱紅頭軍）抽鴉片煙的很多，不一定都是堅強的勁旅罷了。

白先生這時担任定桂軍（李宗仁部隊）和討賊軍（黃紹竑部隊）聯合作戰的參謀長及前敵總指揮官，張任民任總參議。我和任民爲柳州同鄉，本有認識，由他介紹見過李宗仁，並請吃飯，承慨允維持柳州中學，不讓軍隊借住，並幫助解決學校經費一部份的困難。也見過白健生。他那時不過三十一歲左右尚未結婚，遙想「公瑾當年，雄姿英發」，如今回憶起來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在這半個世紀中，時事滄桑，風雲變幻，英雄造時勢，抑時勢造英雄，若要臧否人物，那歷史的棺是真難蓋的。只見江山如畫，人世上多少豪傑，都隨着時間消逝了。想起桂林和柳州的山水風光，故國神遊，卻歸未得，「依舊江波秋月墮

，傷心莫唱夜烏栖」(文徵明句)徒令人有白髮盈顛浮生若夢之感！

且說民十四年春夏之交，廣西尙未統一，舊桂系將領沈鴻英部隊，還盤據在湘黔桂邊境一帶，窺伺桂林。加以雲南兵大軍壓境，人心惶惶，桂柳邕寧三大城市一帶地區這時的情勢，十分險惡。但白先生神機妙算，指揮若定，先以奇兵擊破



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時期的白崇禧將軍。

沈軍；接着以兩日夜走三百餘里的急行軍回師柳州，擊敗強渡柳城沙埔河的滇軍，敵方傷亡慘重，河水都變成赤色，浮屍甚多，殘部向貴州方面退去。經此二次戰役，桂柳兩區於是轉危爲安。我曾率領四中學生偕同柳州各界民衆團體代表，到城郊外慰勞凱旋部隊，並請白先生對學生訓話。大家對他的戰略運用，都非常敬佩。當時參加作戰的徐啓明

將軍（現任國大代表）曾將這二次戰役經過及其與全局的重大關係，爲文紀念白健公，（載白公榮哀錄）我與他頗有同感。白氏自安定桂柳後，即進兵圍攻龍雲，解邕寧之圍，滇軍乃由百色退回昆明，廣西全局賴以底定。倘當日桂柳邕不守，滇軍直下廣州，唐繼堯就任大元帥，兩廣的情勢惡化，那麼民國十五年出師，完成北伐，就更爲艱苦，這是大家所能推測得到的事體。所以可說十四年統一廣西，抵抗滇軍假道這個戰役，對後來北伐勝利是很有幫助的。

西大風潮一頁往事

從民國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大約有十八年之久，我沒有會見過白先生，因爲他於十五年帶兵北伐，十八年回桂，而我則於十七年出國，留歐十二年。二十六年抗戰開始他又多在前方指揮軍事，其後曾任蔣委員長桂林行營主任。我於二十九年主持廣西教育研究所，曾一度到行營訪問老友梁均默兄（寒操），但未及謁見白先生。之後三十四年我在重慶陪都青年館做總幹事，那時因爲白太夫人之喪，在重慶開追悼會，會場在青年館附近，我曾經參加追悼會，並且幫了一點小忙，我們會有幾次晤面。有時白先生在同教清真菜館請客，我會敬陪末座。他也曾經到青年館來看過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戰勝利後，我陪同縣長考試及格分發安徽工作的皖籍朋友某君，到白公館請他寫一封介紹信給皖省主席李品仙先生，蒙他允諾。後來將近復員還都時，我也曾到過他辦公的地方（好像是國防部）看他，報告他教育部要派我做廣西大學訓導

長的消息，同時我已當選爲省參議會參議員，不久就要回廣西去看一看。問他有何指示？他對本省的事非常關心，希望對西大學風，切實整頓一下。他聽說西大有許多親共的「職業學生」竟然鼓動風潮，會同一些左傾的教授，將學校由柳州鷓鴣江搬遷到梧州的蝴蝶山去。他已商請教育部朱家驊部長，必須將大學搬回桂林，不要讓學生胡鬧。我說：「本省的老前輩李任潮（濟琛，那時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極力贊成西大遷梧州，也曾經對我批評教育部的處置不當。」白先生於是很感慨地說：「任公老了，喜歡跟民主同盟的人來往，與所謂前進的時髦青年一鼻孔出氣，我們爲端正青年思想起見，可不必理會他。您必須協助陳劍脩校長，將西大辦好起來。」我說：「西大教授和學生當中既然有許多紛岐錯雜的思想，敢於不顧中央政府的意旨，硬將學校遷到梧州，我猜想他們的用意，只是藉口梧州，接近廣州香港，交通比較方便，又因爲梧州鴛鴦江上的蝴蝶山，原是馬君武先生創辦西大的校址，他們於是宣稱：搬回梧州，是順理成章的事體。其實他們這些『前進人士』別有用心，因爲香港在抗戰期中及勝利後，已成爲中共在華南的活動中心，爲便於和香港聯絡起見，他們選擇梧州，作爲據點。如果他們因鬧事而遭受取締，他們在一夜之間可以逃到香港，省政府遠在桂林，實在鞭長莫及。據朱家驊部長告訴我：教育部所得的報告現時西大的左傾分子，將近一百人，真正是共黨職業學生的，至少也有三十多個；準備再調查清楚，然後將一份黑名单交給陳校長，等我們到校之後，開除他們的學籍。同時必須將學校由柳州鷓鴣江和梧州蝴蝶山遷回桂林良豐花園和將軍橋中央電工器材廠舊址，重新加以修建，教育部除撥款外，並請廣西省政府幫忙。話雖如此說，

但我不知道陳劍脩校長的立場，能否堅定，有沒有這種魄力來對付左派學生的挑戰。我很顧慮自己的才力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台兒莊大捷時最高領袖
與白崇禧將軍（右）合影。
蔣委員長（左）

薄弱，和西大又沒有歷史關係，恐怕辜負健公的期望。」他說：「我見到陳校長時，一定告訴他與你合卺，清除校中的匪諜和職業學生，並且要關照省政府黃主席和教育廳長作你們的後盾。」

經過這番談話，我更加了解白先生的反共立場和他對家鄉事的關切。可惜的是

，他不明白陳劍脩的底細，和桂林在跨黨分子李任仁等掩護之下，早已成爲左傾人士活動的「文化城」特別是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和香港淪陷以後，到抗戰勝利這段期間，左派仁兄更爲活躍。他們時常聚會並出版刊物，就我所知道的，除李任仁、陳劭先之外，夏衍、田漢、楊東蓀等都是最活動的人物。

陳劍脩這株牆頭草

這裏，我們先說陳劍脩，往後再談李任仁及其與白先生的關係。

陳劍脩，江西人，原名寶鏢，北大畢業前曾參加陳獨秀李大劍等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和毛澤東認識），其後留英，任職教育部，爲人投機善變，政治立場不堅定。三十五年五月，他接西大校長事，我奉教育部朱家驊部長之命，擔任訓導長。當我們離重慶到桂林以前，朱部長約我們談話，並面交一張共黨潛伏西大的職業學生名單予陳劍脩，希望我們到校後儘先開除他們的學籍，切實整頓學校，遏止學生向左轉的傾向。接着我們去看白先生。他很關懷故鄉的唯一最高學府，也以整頓學風爲言。不料劍脩滑頭成性，一輩子敷衍那些職業學生，不獨沒有胆量開除他們，而且遇事向他們討好，結果左傾分子氣焰高張，使我的訓導工作，非常辛苦，收不到預期的效果。我苦撐一年後，改任文學院院長。後來剿共軍事不利，劍脩的態度變得更加模稜起來，暗中與毛共分子聯絡；三年後他離開桂林西大到香港，跟着黃紹竑等一共四十四人簽名發表聲明投靠共產黨；大陸淪陷後，不堪折磨，不久即死於漢口，這是後話。

我到西大不及兩個月，白健生部長即因廣西省議會選舉議長糾紛，（此事另詳下文報導），由南京回到桂林，劍脩跑去謁見，白先生不滿意他對共匪態度的軟弱，突然問他「朱部長交給您那張名單上的學生三十餘人，您開除了沒有？」劍脩支吾其辭，無話可說。回校後我問他您爲何不請白先生來校講話，他說：「白先生事忙不能來。第二天，我去見白，問他爲什麼不到西大對學生講話？這樣還成什麼「廣西家長」！白先生說：「陳校長縱容親共學生，此風萬不可長。西大以前學風不好，我還以不去爲妙。」（據說三十三年湘桂會戰期間，白在桂林指揮軍事，到西大演講時，大部份學生在禮堂內以皮鞋出力擦地板，弄得聲音嘈雜，聽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場）我於是拍着胸膛說：「開會時的秩序，我絕對可以維持，請您不要辜負大家對你歡迎和尊敬的誠意。」他說：「既然如此，我就在後天上午到飛機場以前，先到學校對學生講話。」

那天演講的場所，因爲大禮堂尚未蓋好，在大操場舉行，全校學生齊集聽訓，（教職員則有坐位，在講台前）一時鴉雀無聲，秩序井然。是日陽光和煦，山色宜人，從上午八時起至九時餘，白先生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分析國際及國內形勢，判斷中共武裝叛亂，最後必歸於消滅，並勉勵學生用功求學造就自己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才，爲中華民國效力。切不要誤信邪說異端，作出越軌行爲，以致貽禍給自己，那時後悔將無及了。當時多數學生都很感動，一些職業學生，也乖乖地站在那裏。因爲場地上都編有號碼，如有異動，我們的訓導人員，馬上可以看到把它記錄出來。

演講後，白先生到休息室稍坐，對會場秩序及學校環境衛生，表示十分滿意。然後乘車到飛機場，在途中我問他講稿已有錄音帶和筆記，要不要請他過目，然後發表，他說：「一概由您決定好了。」

這是三十五年夏天白先生到西大演講時留給我的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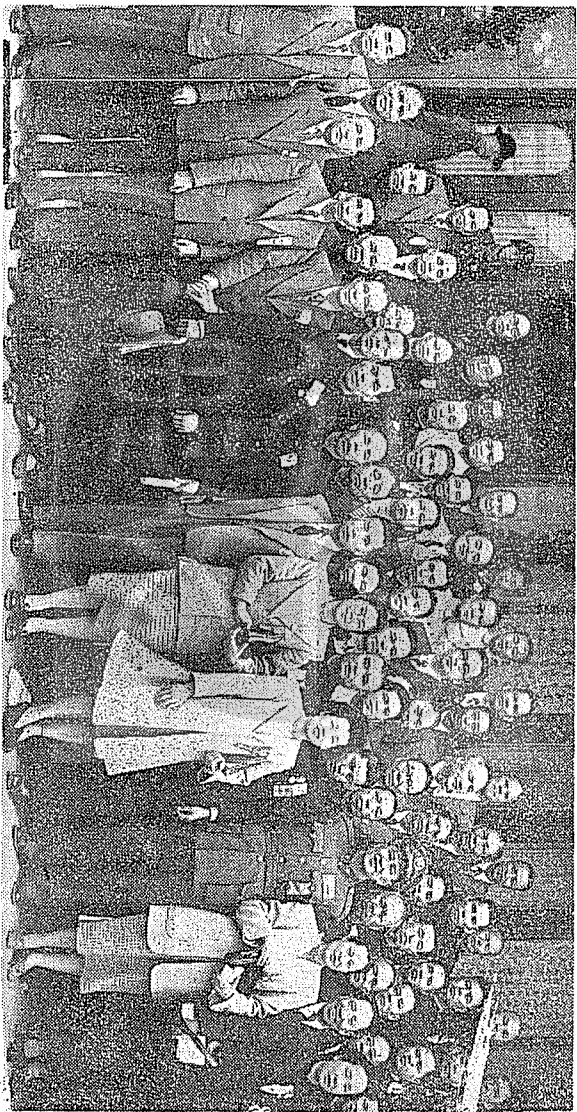
李任仁與白崇禧間

講到白先生到桂林調處省參議會選舉議長糾紛，這件事說來話長，要從他和李任仁的關係講起。這李任仁不是李宗仁，雖則他們的姓名，有兩個字相同。

白和李任仁都是臨桂縣會仙鄉人，（李宗仁是同邑兩江鄉人）我於二十九年和幾位朋友，因參觀方振武先生農場之便，曾經路過白先生故居所在的一個村落展望附近山水原野風光，田疇交錯，十分美麗幽靜可愛。若說地靈人傑，此地既出了一個名將——小諸葛，就不應同時產生一個陰險小人——李麻子（李任仁的綽號），這却是不容易解釋的事。只可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罷了。李比白大約年長十歲，李於優級師範畢業後曾在本鄉教學，充當過白的老師。白氏因家境清寒，蒙李優待他免收學費，並且勸他進陸軍小學完成學業，因此李對白可勉強說是一個「恩師」了。當十六年清黨時，白先生在上海清黨，不久我在廣西也幫忙清黨，當時省會在南寧，清黨委員會曾有密電給桂林區清黨特派員黃同仇，派人捉拿親共的李任仁，可是捉不到。因為在軍警將到他家搜索之時他已跳下一口枯井中，叫家人在上面蓋着茅草和木板等物，

因而逃避了軍警的耳目。事後他馬上從後門溜出到灘江邊，僱民船順流而下，由梧州到香港轉上海，再轉武漢，託庇於李宗仁和白先生的幕下，他於是躲過這一場大災難。迨民國十八年以後，李、白、黃（旭初）再度統一桂省，李任仁做教育廳長時，請楊東蓴辦了一所師範專科學校，養成了許多左傾思想的教師，遍布各級學校，作爲他的爪牙幹部。而後他又榮膺廣西省教育會會長，國民黨中央委員，自命爲「廣西的蔡元培。」（可笑）抗戰發生後，一連做了七屆的廣西臨時參議會議長，他的聲勢頗爲顯赫，白先生也稱他爲李重老（他別號重毅），而不名，無非是尊師敬老之意。左派仁兄更是捧他，作爲他們暗中活動的庇護神。當時廣西軍政，李宗仁掛名做老大，實際上全由白先生領導，實行「三位一體」的基層自治政策。所謂三位一體，即每一鄉區設鄉公所，國民中心學校及民團後備隊，由鄉長兼中心校校長及後備隊隊長，以收統一訓練及指揮之效能，並使省政府一切政令，都能貫徹到基層組織。在平時則盜匪肅清，人民得安居樂業；有事時則每一鄉鎮，都成爲一個武裝單位，以應國家對外戰爭的需要。這種斯巴達精神，在抗日戰爭時已充分表現，爲國人所共見。因爲廣西以一千五百萬人口（略少於台灣現時的人數），出兵一百餘萬，到前方作戰。這個兵役動員數字，與省區人口的比例，（約每十人出兵一員）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這不能不說是白先生在本省八年苦幹的功勞之一。

李任仁利用這「三位一體」制度的推行，暗中發展自己的勢力，將桂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的左傾學生派到各鄉中心小學當校長兼鄉長，有些在初中及國中當教員，都暗中發展匪黨祕密組織，因此省內有些縣



第一屆全國大會第二次大會第一次全國議事會開會時白崇禧第四軍（與廣西新部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為文作本第三排左起第四人為鄧謙代表。

份或鄉村，土共潛伏，相當不少。任仁又保荐共黨分子陳良佐爲廣西民政廳長，並由民廳委其同路人侯甸、張樹椿等爲縣長，以赤化其所屬的地方民衆，遂使東蘭、果德、鳳山等處土共十分猖獗。省臨時參議會、省政府、廣西大學、廣西建設研究會，文化供應社、省黨部、公私立文化機構，都多少潛伏有他們的分子。

廣西議長選舉風波

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廣西省參議會（下文簡稱「議會」其職權頗相當於台灣現時的省議會）照規定由各縣參議會各選出省參議員一人組織成立。其時忠實的國民黨員當選的，約佔半數，包含我自己以內，加上我們的同情者，人數合計可達全體議員五分之三左右，有先聲奪人之勢。而擁護李任仁的議員最初實力本較弱。但其後因有軍政勢力作後盾，經兩個月開會及休會期間的演變，已轉弱爲強。乃由於我方（即反共派）中有極少數立場不甚堅定的分子，經不起對方（即擁李派）的誘惑，意志稍爲薄弱，不能堅守原則，而在中途突變投靠對方，使其勉強湊成多數的緣故。上文所謂「軍政當局作後盾」則以白先生的息事寧人及在廣西主政多年的黃旭初主席，民政廳長陳良佐的介入爲最重要。此事經過，詳見三十五年六七月的桂林中央日報（當時筆者是該報文藝副刊主編）及我所編寫的「廣西省參議會議長選舉糾紛真相」一小冊，此書係用蘇汝淦（現任立法委員）、周公謀、李憲章（現任國大代表）等四十三位省議員的名義在桂

林印發，此四十三人，即始終反對李任仁攘奪議長的忠貞國民黨黨員。結果，李任仁想當議長而做不成，但其後仍以傾左的一貫作風，在議會中興風作浪，影響蔣繼伊議長。我方忠貞人士在議會三年餘，仍繼續和他抗爭。我因曾經當選駐會委員，直到大陸陷共前幾個月才離開省議會，所以我很知道他們所玩的什麼花樣。三十八年多，共匪佔據廣西，李任仁投匪沓猴而冠任僞「副省長」之職。其後共匪將廣西省改爲「廣西壯族自治區」李任仁仍然得做一個「副主席」古語說：「迴黃轉綠，世事反覆」，現在事隔三十年，誰是誰非，誰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違反三民主義立場？不是已昭然揭曉了嗎！

事情的經過，簡單說來是這樣的：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日上午，以山水著名天下的桂林城，揭開廣西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的序幕，那時天氣相當炎熱，加上到會議員八、九十人的熱忱似火，帶有多少熱鬧和準備舌戰的氣氛，似乎是熱烘烘而又喜洋洋的模樣。那時正當抗戰勝利之後，實行民主的呼聲很高，省參議會和抗戰時期由李任仁一連担任七屆議長的「臨時參議會」不同。臨參會的臨時參議員人選，是由省政府推薦，經中央（內政部）圈定的，人數不過三十餘人。省參議會議員，則由全省九十九縣一市的參議會選出，不受政府所左右，可以完全代表民意的。不過民意能否真正表現，也要看政治及社會環境而定。廣西自入民國以來，也像絕大部分其他各省一樣，由軍人主政。軍隊的規矩，以服從爲天職，一個民情比較淳樸的省份，在幾十年軍政訓政一元化的「父權政治」之下，積威約之漸，一時間忽然要跳到「民權政治」，向着家長或代理家長要

求自治或民主，這原本是不容易圓滿達成的事體。何況，有匪黨份子潛伏裏面，與新興的民主反共力量對抗，而又從中挑撥離間，顛倒是非，危言聳聽。使素以家長自居的地方當局疑忌民主勢力，或不免誤聽讒言，以為「家中子弟」未免囂張恣肆，要求過份；於是進讒之人得勢，而真正反共的民主勢力，因受了壓抑而歸於削弱了。三十年前廣西省參議會選舉議長糾紛，代表了反共與親共勢力的消漲，而以白先生回省調解作為尾聲和結局。



民國三十八年任華中軍政長官的白崇禧將軍在湘西青樹坪之役大敗林彪匪部後與廣州市勞軍團長陳永吉（在台）合影。

追憶白崇禧將軍

三十五年六月十日下午選舉議長前，李任仁志在必得，會場幹事多為舊臨參會職員，擁李派紛紛出動游說，形勢似於彼有利，不料開票結果，他只得四十票，而我方所選的陳錫洸得四十四票（另廢票二張），是日共八十六人出席，依法陳錫洸應當選為議長，但彼方故意挑剔，指出選陳的四十四票中，有四票中所寫的「錫」字，或多一劃，或少一劃，應作為廢票。如此則雙方各得四

十票，都不過半數，勢非重選不可。擁李派這種主張，重選或有萬一的希望，我方則認為陳既當選而李落選，重選則於法無據，幾經辯論結果，乃表決不重選，而將此事電請內政部指示。（在等候內政部答覆期間，大會推舉臨時主席八人，輪流主持開會。）不料請示內政部的電報，均經由省政府電台發出，（即經由廣西省電訊局，亦受省政府控制），凡內政部覆電有利於我方的，民政廳長陳良佐（共謀之一）均秘密收藏起來封鎖新聞，不讓我們知道，其目的則使議長問題，曠日持久，因陳錫洸得不到內政部覆電不能就職。於是他們就利用這段空檔時間，以威嚇利誘或其他卑劣手段，將我方中的三幾個人拉了過去，這無異於挖了我們的牆根，拆散我們的陣容。結果我方變為四十三人，擁李派則勉強湊成四十八人之數。但他們雖經由御用的臨時主席召集大會重選，一連十次都不足法定人數。一方面，由於我方四十三人始終一致的不出席，另一方面他們之中也有些有良心的議員缺席，這些人因看到我們在報上發表的宣言，不贊成他們攪幹，不願出席；因此雙方堅持了一個月之久，不能開大會。中間經過省政府黃旭初主席，綏署參謀長張任民及參政員林虎等的協調，俱未達成協議。

可是，事實勝於雄辯，紙到底包不住火，我們從中央社特派員兼桂林中央日報社徐詠平社長處獲知內政部對省議會請示關於議長選舉覆電的內容。同時七月二日的廣西日報已發表六月廿七日內政部覆省府的一封電文：

「○○○三電敬悉，在選舉前如無特殊規定筆誤作廢之文，至字劃稍有增減且不能證明其為另一人姓氏

相同者，自當視爲有效，內政部京民五已感印」。

這張電文：措詞委婉，但十分明朗，它的大意說：省議會選議長前如果沒有姓名上一有筆誤即作廢票的規定，而筆劃稍有多一筆少一筆的情形，又不能證明它就是同姓名的另一人，那麼，這種選票，當然是有效的。按當時的情形是選議長乃由議員中互選，沒有稍有筆誤即作廢票的約定；又在本會議員中並無與陳錫洸同姓名而筆劃稍異的人，那麼陳錫洸所得的四票，被對方勉強指出多一劃少一劃應作爲無效的說法，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到這個時候，陳錫洸本可就任議長職了，可是對方說議會和他本人還沒有接到覆電，大會又開不成，無從決定，由於對方有了「奧援」在這期間，勉強湊成過半數，於是大放厥詞要求重選議長，同時，批評內政部的電文，像科員政治，必非部長本意。並由陳良佐，李任仁等要挾黃旭初使其以省政府名義公開反對議長陳錫洸就職，事情鬧到這步田地，真是千古奇聞，造成中華民國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一大趣劇。因爲按照省參議會組織，經內政部認爲合法選出的議長，省政府或任何派系的人都是無權反對的。要說是科員政治的話，更是惡意攻訐，目無中央機關，因爲張厲生部長曾經爲這件多一劃少一劃的糾紛，在陳辭脩（誠）先生的官邸公開地對廣西方面的聯絡人省府駐京代表程思遠說：

「廣西省參議會選舉議長發生爭議，內政部根據來電研究，認爲陳錫洸的另外三票，雖筆劃有誤，但衡之情理，當係陳而非其他之人故不能作爲廢票。」

張部長這番話係表明內政部依據情理法所作的決定，是很明白的。程思遠會將此意電告省府。但擁李派因陳良佐、黃樸心（教廳長）等大力支持，包圍黃主席（旭初），形成一面倒的形勢。當時有好事者製一譏諷對聯云：

「陳良佐，佐治不良，

黃樸心，居心匪樸！」

主張公道的人，都認為罵得頗為痛快。同時我方四十三人會聯合署名於七月廿八日在報上表明「我們在省參議會的共同主張」。詞嚴義正，理直氣壯，文筆流暢而帶有情感，博得許多人的同情（文長不錄）。

小諸葛回桂林調停

政治是現實的，是要以實力作後盾的。擁李派既有奧援，乃敢於蔑視內政部合理合法的解釋，不肯停止鬥爭；更仗其所謂「多數」既已形成，於是繼續呼籲，要求開會重選，使李任仁能够上台，為所欲為！另一方面，陳錫洸受他們和省府的反對，亦無法就職行使職權，大會始終開不成，變為一時無法解決的僵局。

最後延至八月下旬，國防部長白先生以關懷桑梓的心情，請示最高當局 蔣主席，擬回桂林一趟，（因為他自指揮湘桂路會戰之役到現在，不回桂林已三年了），順便調處廣西省參議會曠日持久的糾紛，當

蔣公面允，白於是分電各有關方面，讓他回來調解。

白先生於八月廿九日抵桂林，我和幾位朋友曾於翌日進謁，簡報議長問題的實際情形，白認為事態演變至此，即使陳當議長，議會亦必分裂，李當議長亦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勸陳、李兩方都退讓，另選別人當議長、副議長，才能使議會不致於分裂下去。

爲尊重白先生的意見，省參議會於九月一日舉行大會，選出蔣繼伊、岑永杰爲正副議長，卽晚舉行閉幕典禮。白先生這次的調處，雖自謂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在實際上，李方能使得陳錫洗不能當議長，而由他們之中的蔣繼伊當選，這是他方的成功，也是我方的失敗。但從另一方面看來，李任仁當了七屆臨參會議長，而得不到一屆正式參會議長，這是他個人所遭遇的最大打擊，也就是我們忠貞分子反共的部分成功。不知道白先生當年對這件牽涉國共鬥爭的事，作何感想。我個人認爲，他在早年雖有引用李任仁、劉斐等後來變成共諜而不察覺或已察覺而不能將他們除掉，似乎不免是他的弱點。但他能勸他的小學李老師不要爭正式省參會議長，也總算能破除人情，爲大局着想了。（蔣繼伊和立委陳錫洗都於三十八年廣州、桂林淪陷後，隨政府來台，並已先後逝世，可見蔣繼伊雖附和李任仁，但他不像李某留在大陸做共黨的偽官！其他擁李的人，也多不願意靠攏。他們當時雖擁李，但到最後關頭，仍然是反共的同志，這些人來台的也不少）。

關切廣西革命史料

白健生將軍一生事功彪炳，從十四年統一廣西，十五年北伐以至抗戰和剿共戡亂歷次戰役，白氏的功勳，中外報章雜誌已多所著錄。中外雜誌亦於他逝世後發表王康先生的「小諸葛白崇禧」一篇文章，以資表彰，並留紀念，本文不擬重述了。

我自從三十五年在桂林、廣西大學和省議會見過白先生之後，三十七年三月底至五月初國民大會在南京集會，我們又常有機會碰頭。爲着提出總統副總統選舉法於國民大會，我曾經到過白公館將我所擬的草案面交白先生請他提出主席團，因爲他是主席團主席之一，其後在主席團及大會，本案俱獲得通過施行，於選舉總統副總統時秩序之佳，爲各國駐華使節及新聞記者所讚美。認爲幾千年專制的中國，沒有民主政治經驗，而三千人的國大第一次選總統，便有這樣良好的秩序，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爲國家做了這件事，自己極感欣幸，同時要感謝白先生。

記得三十八年十月中下旬，我在海南大學教書，白先生曾經到海口和許多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我去看過他，問家鄉消息，他邀我同飛機去南寧，我因所任課程無人代授，不能和他再回省一行，否則我也許把留在柳城的兩個女兒帶出來，想起這件事，心中耿耿至今。

四十九年三月，我由香港來台出席國民大會第三次大會，好幾次遇見白先生，他知道我對寫作有興趣

，希望我寫一些有關太平天國以來至於民國的「廣西革命」，我說我的時間和資料都不够，恐怕很難辦得到。他說幫我找資料，後來他把一套太平天國叢書和一些有關的資料寄給我，由香港寓公的黃旭初先生轉交，現在他們倆人已先後歸道山，而我對他所期望望的東西還未動筆，此願不知何日能償還了（？）！

五十五年國大第四次會議選舉 蔣公連任總統，我們廣西籍國大代表在中山堂對面山西餐廳聚會慶祝，剛好我和白先生同席，他請我說了幾句勉勵大家的話；我稱他好像馬伏波將軍，身體一般健康，據鞍馱鏢，希望早些帶領我們跟隨 總統蔣公打回大陸去。他這時顯得很高興的樣子。會後，我回台中東海大學，不料離別幾個月，白先生竟然歸真而去，噩耗傳來，不禁泫然而淚下了！

白將軍卒後，東海大學教授孫克寬（今生）兄以輓詩二首見示，附錄於後，以誌懷念：

開國今餘幾輩存？桂林香散紫薇昏。共來此上求埋骨，回首奇勛忍細論。
杖策未能追鄧禹，高名只是累陳蕃。隆中奏對成何益？鐵馬空嘶五丈原。

x

x

x

早日登壇駐一軍，十年生聚耀龍文。提兵赴難心終白，斂影歸朝志息紛。
江漢滔滔悲逝水，乾坤蕩蕩漾寒雲。殘棋看盡人都散，野史千秋有紀聞。
此詩相當悲愴。作者今留加拿大，似乎又在那裏尋「埋骨」之所了！

（選自中外雜誌廿一卷二期六十六年二月號）

